

東塾讀書記

東塾讀書記卷十一

番禺陳澧撰

小學

詁者。古也。古今異言通之。使人知也。此毛詩周南關雎訓傳第一。孔疏語爾雅。邢疏蘇用蓋時有古今。猶地有東西。有南北。相隔遠。則言語不通矣。地遠則有翻譯。時遠則有訓詁。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。訓詁也。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。所謂通之也。訓詁之功大矣哉。

漢書藝文志云。古文讀應爾雅。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。此謂尙觀於史記。采尙書以訓詁代正字。而曉然矣。如庶績威熙。史記作衆功。與庶衆也。績功也。威皆也。熙興也。皆見釋詁。其一二字。以訓詁代者。如賓賓作敬道。方鳩作旁聚。賓敬也。鳩聚也。亦見釋詁。此所謂讀應爾雅也。以訓詁代正字。自孔子贊易而已然矣。如乾象傳。當云天

其止。王輔嗣亦用此法。如艮初六。艮其趾。上注云。行元所之。故止其趾。蓋六三。震蘇蘇。王注云。位非所處。故懼蘇蘇也。

郭氏爾雅序云。夫爾雅者。誠傳注之濫觴。鄭漁仲爾雅注序云。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。是也。其後則有以漢代經注增入者。如釋訓。是刈是穫。穫。養之也。此顯然取之毛傳矣。子子孫孫。引無極也。以下三十餘句。皆用韻。必是古人一篇文字。而取入爾雅也。郭注亦有川韻者。文多不錄。○王輔嗣易注亦有川韻者。如賁卦注云。見豕也。豕於遇雨和陰陽也。○王逸楚辭注亦多有之。

爾雅訓詁。同一條者。其字多雙聲。郝蘭皋義疏云。凡聲同。聲近。聲轉。之字。其義多存乎聲。卷一。澄謂此但言雙聲。即

足以明之矣。有今音非雙聲。而古音雙聲者。可以其字之諧聲定之。又可以古無輕唇音。及古音不分舌頭舌上

定之。錢辛補說見。郝氏所謂聲近聲轉。即指此也。如大也一條。內國宏洪三字。雙聲。介假假京景簡六字。雙聲。溥

丕二字。雙聲。訏讎二字。雙聲。販廢二字。雙聲。奕宇淫三字。雙聲。至也一條。內體格二字。雙聲。到弔二字。雙聲。來戾

二字。雙聲。又大也一條。內廓字。以郭爲聲。古音讀如郭。則與介假諸字雙聲。填字今輕唇音。古讀重唇音。則與販

雙聲。釋文販沈旋蒲板反。施乾蒲蒲反。至也一條。內詹與至雙聲。古音不分舌頭舌上。則詹讀如儻。與到弔雙聲。凡同在一條內

而雙聲者。本同一意。意之所發。而聲隨之。故其出音同。惟音之末不同耳。音末不同者。蓋以時有不同。地有不同。

故也。其音之出則仍不改。故成雙聲也。方言度儻也。秦謂之儻。晉謂之儻。陳魏之儻。自魏而東。或謂之儻。或謂之儻。陳魏之儻。宋魏陳魏之儻。江淮之儻。

之苗。或謂之麴。郭注云。此直語楚聲轉也。觀於方言。則爾雅益明矣。

釋詁。釋言。釋訓。既通之使人知。則至今知之矣。至草木蟲魚鳥獸。爾雅雖已釋之。後世又有不知者。如以王雉釋

雉鳩。後世又不知王雉爲何物。諸儒解說雖多。澄皆未敢信。此必求之陝西河南。有鳥常集於河洲。而雌雄有別

者。乃可定爲雉鳩耳。釋本機其實機。邢疏云。詩。秦風。云。山有苞機。陸機疏云。秦人謂柞機爲機。河內人謂水蘆爲

土故。至諸經所無之物。則雖不知。亦無害於經學。豹鼠既辨。其業亦顯。序語。此以博物顯也。而爾雅遂爲類書之

祖矣。

郭注於爾雅之難明者。則爲引證。其餘但云見詩書。或但云常語。此其序所謂事有隱滯。援據徵之。其所易了。闕而不論也。更有云未詳者。尤得闕疑之義。故其書體例謹嚴。然其引書則多誤。蓋博學而不能強記。作注援引時。又不復檢對。如釋詁注。引詩曰。胡不承權輿。引左傳曰。禁禦不若。又引左傳曰。百姓輯睦。引易曰。繫用黃牛之革。固志也。引孟子曰。行或尼之。引禮記曰。妥而後傳命。皆誤也。其餘諸篇注。亦多誤引。邢疏或直言其誤。或云傳寫之誤。如釋水注。引公羊傳曰。河曲流。河千里一曲一直。此誤多一直二字。猶或記憶之誤。至誤以疏字爲流字。公羊疏矣。通人何至如此。此必傳寫之誤矣。郭注有引爲孔尚書傳者尤可疑。

邢疏之精善者。如釋言𦵏。殄也。郭注云。謂殄絕。邢疏云。周頌載芣云。徂隰徂𦵏。毛傳曰。𦵏。場也。地官遂人云。十夫有溝。溝上有𦵏。則𦵏謂地畔之徑路也。至此而易之。故以𦵏爲場。易則地絕。故得爲𦵏。觀此。則邢氏之於訓詁甚通。惜如此者不多見。若盡能如此。則郝蘭皋疏。不能駕乎其上矣。

邢疏之於音學。則未嘗盡明。如釋詁逌。迎也。疏云。宣三年左傳曰。狂狡輅鄭人。杜注云。輅。迎也。周禮。秋官有訝士。及聘禮云。厥明。訝賓于館。鄭注。皆云訝。迎也。召南。鵲巢云。百兩御之。鄭注云。御。迎也。字形雖別。音義實同。當以逌爲正字。餘皆假借。此謂逌訝御音義實同是也。輅音與逌不同。豈得因杜注訓爲迎。而牽引之乎。由不識雙聲故也。且逌迎是雙聲。而邢無說。亦足見其不識雙聲也。

郝蘭皋二家之疏。度越前人矣。郝氏之學。出於阮文達公。文達與宋定之論爾雅書云。以聲音文字爲注。

爾雅之本。則爾雅明矣。其引生明。生魄。以證哉。引夏屋逸書。以證權輿多寡有無。無關輕重也。與郝蘭皋論爾雅書云。今子爲爾雅之學。以聲音爲主。而通其訓詁。余亟取之。宋氏書不知已成否。郝氏疏。則深得文達之法。文達集中。釋門釋日。釋矢。釋鮮諸篇。旁推交通。妙契微茫。尤有以開其門徑也。王懷祖廣雅疏證尤精於聲音訓詁。然郝毛傳云。僮僮棘棘也。郝郝舒遲也。詩意言祭時棘敬。去時舒遲。而借被以音之。毛傳深得其意。王氏經義述聞。據廣雅重寔感也。四謂郝郝亦爲釋。則失詩意矣。由偏重廣雅故也。○釋名純以聲音爲主。有極精語。情無注之者。

說文敘云。象形者。畫成其物。隨體詰詘。日月是也。指事者。視而可識。察而見意。上下是也。然則象形者。畫而成之。如圖畫然。指事者。指之而已。不畫其形也。口月有實形。其字固如畫。古文作。小亦有非實形者。如△象三合之形。□象回市之形。八象分別相背之形。九象屈曲究盡之形。亦畫成也。又有字義不專屬一物。而字形則畫一物者。如止下基也。象草木出有址高崇也。象臺觀高之形。永長也。象水堅理之長是也。又如天大地大人亦大。而大字象人形。尤其明著者也。如上下之字。非如圖畫。俱以一指一上。則可識爲上。以一指一下。則可識爲下。以一指□中。則可識爲中。而皆非如圖畫也。徐楚金以實者爲象形。虛者爲指事。非也。但當以畫成不畫成爲分別。不常以實形虛形爲分別也。

說文敘云。假借者。本無其字。依聲託事。令長是也。澧嘗疑之。以爲出一縣之號。今謂之令。爲一縣之尊長。謂之長。此字義之引申。何以爲假借。必如來本瑞麥。以爲行來之來。西本烏棲。以爲東西之西。乃假借字也。何以許君舉

令長二字乎。反覆思之。乃解本無其字之說。蓋古字少而後世字多。凡後世有一事一物爲古所無者。則剏造一字。亦爲古所本無之字。若不剏造一字。而卽依託古有之字。則謂之假借。縣令縣長古本無。而秦漢始有。其最著者也。當時固可剏造令長之字。乃卽依託古有之令字。長字。是謂假借。若以此例推之。許君生於東漢。東漢所有而古本無者。如佛是也。此亦可剏造一字。乃卽依託古有之佛字。此卽令長二字之例也。其剏造一字者。卽如僧字是也。昔吾友侯君模。亦疑令長假借之義。澧爲此說。恨不得起君模而質其然否也。澧少時嘗刻所作六書說。有人抄錄之。刻入彼所著六書。惟轉注難明。澧嘗有韻刻於學海堂二集。今覺其未安。故棄之。

說文。敍云。分別部居。不相雜廁。此許君用急就篇語。其實急就篇。不得謂之分別部居。不雜廁。蓋許君因急就篇之語。而悟得分部之法耳。段懋堂注云。此前古未有之書。許君之所獨剏。與史籀篇。倉頡篇。凡將篇。雜亂無章者。不可以道里計。澧謂未有說文之前。學識字者。讀史籀。倉頡。凡將之類。但憑記憶。而難於檢尋。今試以一二字檢尋急就篇。卽可見矣。自有說文。乃易於檢尋。此後自玉篇至國朝字典。皆分部。皆說文之遺法也。

漢人用字多通借。在今日覺其古妙。且因此得以考古音古義。然古人所以用通借字者。實以無分部之字書。故至於岐異耳。說文旣出。而用通借字者少矣。此顏氏家訓所謂許慎實以部分。使不得誤者也。查證焦里堂云。如籀錄二字。本皆有者也。何必借錄爲籀。籀錄二字。本皆有者也。何必借籀爲籀。疑之最久。叩諸深通六書之人。說之皆不能了。周易用假借論。澧謂實因無分部之字書故爾。不必疑也。

說文敘云。其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。皆古文也。易孟氏非古文。此已難解矣。段懋堂注云。許書未嘗不用魯詩公羊傳。今文禮則皆難解矣。澧反覆思之。此敘云。粵在永元困頓之年。此永元十二年。歲在庚子也。許冲上書。則在建光元年辛酉。相去二十二年矣。竊疑此二十二年中。許君有增入之字。其始每經但采一家。其後增采諸家。而敘文則未及改。至已病而遣子上書。尤不暇改耳。鄭小谷與澧書疑其事。澧答以此說爲然否。

以此說爲然否。

爾雅初哉首基。邢疏云。初者。說文云。從衣從刀。裁衣之始也。哉者。古文作才。說文云。才。草木之初也。以聲近。借爲哉始之哉。此皆造字之本意也。及乎詩書雅記。所載之言。則不必盡取此理。但事之初始。俱得言焉。澧謂近人之說。多與邢氏同。以說文爲本義。爾雅爲引申義。其實不盡然也。造初字者。無形可畫。無聲可諧。故以从衣从刀會意耳。首象人頭。則人頭是本義。基从土。則地基是本義。其用爲始之義。皆引申初字。與此不同也。說字則無以定之。

一字有數義。古人取易見之義。以造字形。許君卽據字形。以說字義。此有兩例。其一。字形卽本義。許君說本義。又說字形。如止下基也。象艸木出有址永長也。象水至理之長是也。其一。字形非本義。許君但說字形。不說本義。如侯。春饗所射侯也。从人从厂。象張布矢在其下是也。射義云。射者。射爲諸侯也。射中則得爲諸侯。不中則不得爲諸侯。然則射禮之侯。所以名爲侯者。以諸侯故也。諸侯之侯。名在先。射侯之侯。名在後也。然造字則諸侯無可象之形。故取射侯之侯以造字。而許君則但說射侯。不說諸侯。讀許書者。若以射侯爲本義。諸侯爲引申義。則倒置

矣。篇定王傳甫名宗漢與遺書云。說文有說釋義。不及本義者。舉尋字酒器。从酉。收以和之。本義是尊卑之聲。字形則从酉。从収。率酒於所尊者。盞。答書以斂字佐證之。

古人造字。其意精微。如仁字从二人。即所謂相人偶也。說文云。公論。謂孟子曰。君子之於物也。愛之而弗仁。朱子

云。人之與人。爲同類而相親。梁燕下。謂仁之說。故从二人。則仁之意見矣。如敬字从支。苟。苟自急救也。程子以主一無適。解

敬字。朱子語類云。問何謂主一。曰無適之謂一。只是不走作。卷六。又云。事無大無小。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

十。二从支。苟。則主一無適。不走作之意皆見矣。段氏說文注。敬主一無適之說。敬氏之偏見也。仁字。敬字。後儒講之最多。而古人造字早

傳其精意矣。

造字。有易有難。如造一字。二字。三字。象形甚易。造四。五。六。七。八。九。字。則難。造子字。象形甚易。造丑。寅。以下諸字。則

難。造甲。乙。丙。丁。戊。己。庚。辛。壬。癸。十字。則皆難。游心古初。乃知古人意匠慘淡經營也。又如水字。木字。象形甚易。而

江河。皆水。松柏。皆木。造字若何分別。但可造爲形聲字。此形聲字所以最多也。

說文。說字形有簡而未明者。彳字解說云。象臂脛之形。此象人側立形。故只見一臂一脛也。古鐘鼎石鼓文。人字皆作彳。不作彳。彳

字解說云。在人下故詰屈。此引孔子曰。此象人跪曲其足也。作篆書者。此字多作彳。中字解說。但云象形。此上象

交兩手下不露兩足也。又有可疑者。彡字解說云。象覆二人之形。似不然也。秦琅邪碑。彡字下半衣字。作彡。甚明

竊疑上象曲領。左右象兩袖。中二筆象交衿也。又如犬字。解說云。狗之有縣蹠者也。此語難解。疑有誤字。狗豈有

縣蹠一種。別名爲犬乎。變字。解說云。兩士相對。兵杖在後。變部在邑之下。猶𠂔部在邑之下。𠂔下云。从邑。𠂔

則雙下。當云从𠂔𠂔。其兩士相對。兵杖在後。當爲又一說耳。

說文句部字皆句聲。此在說文爲變例。夢溪筆談云。王聖美治字學。演其義爲右文。古之字書皆從左文。凡字其類在左。其義在右。如木類。其左皆從木。所謂右文者。如𣎵小也。水之小者曰淺。金之小者曰錢。歹而小者曰殘。貝之小者曰賤。如此之類。皆以𣎵爲義也。卷十戴東原云。諧聲字。半主義。半主聲。說文九千餘字。以義相統。今作諸聲表。若盡取而列之。使以聲相統。條貫而下。如譜繫。則亦必傳之絕作也。答段若膺論韻書禮案王氏右文之書。今不傳。戴氏有此說。而未著此書。錢溉亭程彝齋江晉三皆嘗爲之。見溉亭與王無言書。彝齋與洪雅存漢魏音後序。晉三諧聲表。而皆未見刻本。惟姚文僖說文聲系。有刻本耳。澧少時亦作此書。用段氏十七部。分爲十七卷。每卷若干部。以所諧之聲爲部首。諧其聲者。下一字書之。又諧此字之聲者。又下一字書之。有高下至四五列者。名曰說文聲表。久已寫定。而亦未刻也。子思曰。事自名也。聲自呼也。中論贊驗篇引此聲音之理。最微妙者也。程子云。凡物之名字。自與音義氣理相通。天未名時。本亦無名。只是蒼蒼然也。何以便有此名。蓋出自然之理。音聲發於其氣。遂有此名。此字。二程遺書卷一此說亦微妙。孔冲遠云。言者。意之聲。書者。言之記。向書序疏此二語。尤能達其妙旨。蓋天下事物之象。人目見之。則心有意。意欲達之。則口有聲。意者。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。聲者。象乎意而宣之者也。聲不能傳於異地。留於異時。於是乎書之爲文字。文字者。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。未有文字。以聲爲事物之名。既有文字。以文字爲事物之名。故文字謂之名也。

聲象乎意者。以唇舌口氣象之也。此鄭特夫說。釋名云。天豫司竟。冀以舌腹言之。天顯也。在上高顯也。青徐以舌頭言

之。天坦也。坦然高而遠也。風豫司竟。冀橫口合唇言之。風汜也。其氣博汜而動物也。青徐言風。跟口開唇推氣言

之。風放也。氣放散也。此以唇舌口氣象之之說也。更有顯而易見者。如大字之聲大小字之聲小。其字之聲長短。字之聲短。又如說陸字。口如食融之形。說苦字。口如食苦之形。

說辛字。口如食辛之形。說甘字。口如食甘之形。說鹹字。口如食鹹之形。故曰。以唇舌口氣象之也。

戴東原云。鄭康成箋毛詩。云。古聲。填真虞同。及注他經。言古者聲某某同。古讀某爲某之類。不一而足。齊廣韻。澄

案鄭君之後。早有說古音者。陸法言。蓋知之矣。故切韻以江部次於東冬鍾三部之下。不以次於陽唐二部下也。

其最精通者。左傳。孔疏。襄十年傳。兆如山陵。有夫出征。而喪其雄。孔疏云。古人讀雄與陵爲韻。詩。無羊。正月。皆以

雄韻蒸韻陵。是其事也。襄二十九年傳。欲之而言叛。祇見疏也。孔疏云。多見疏。服虔本作祇見疏。晉宋杜本皆作

多。古人多。祇同音。張衡西京賦云。炙炮夥。清酤多。皇恩溥。洪德施。施與多爲韻。此類衆矣。論語。多見其不知此疏。昭七

年傳。今夢黃熊入于寢門。孔疏云。張叔皮論云。校勘記。引錢辛楣云。張叔皮論。當爲張升皮論。當爲反論。賓爵下革。田鼠上騰。牛哀虎變。鉉化爲

熊。久血爲磷。積灰生蠅。著作郎王劭云。古人讀雄與熊者。皆于陵反。張叔用舊音。昭十一年傳。楚子城陳蔡不羹。

孔疏云。古者羹臠之字。音亦爲郎。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。羹與房漿。糠爲韻。但近世以來。獨以此

地音爲郎耳。左傳疏之精通古音如此。此疏據劉炫舊疏爲本。蓋劉炫識古音歟。僞尙書。太甲。惟嗣王不惠于阿

衡。僞孔傳云。阿倚。孔疏云。古人所讀阿倚同音。故阿亦倚也。尙書。孔疏。據劉炫舊疏。疑亦本於劉炫也。尙書。孔疏。據劉炫舊疏。疑亦本於劉炫也。○易乾

新象曰。大人造也。孔疏云。造。爲也。姚信。陸績之屬。皆以造爲造至之造。今案象辭。皆上下爲訓。則姚信之義。其說非也。孔冲遠以造字訓爲訓。至分兩音。乃不識古音之義者。意知左傳疏。尙書疏之。識古音不出於冲遠矣。

說文。訴。从言斤聲。徐鉉等曰。斤非聲。蓋古之字音。多與今異。如覺亦音門。乃亦音仍。他皆放此。古今失傳。不可詳

究。夢溪筆談云。觀古人諸聲。有不可解者。如玖字。有字。多與李字協用。如詩或羣或友。以燕天子。彼留之子。遣我

佩玖。投我以木李。報之以瓊玖。終三十里。十千維耦。禮案耦與里不同韻。自今而後歲其有。君子有穀貽孫子。陟降左右。令

聞不已。膳夫左右。無不能止。魚麗于罍。饌鯉。君子有酒。旨且有。如此極多。卷十徐與沈亦頗知古音也。張皋文。說

文諧聲譜。有絲牽繩貫之法。如關雎首章。鳩洲。述三韻。以洲字牽貫於鼓鐘三章。鷖洲。妯。猶。四韻。則鳩洲。述。鷖。妯。

猶。六字。同一韻也。又鳩字九聲。仇字亦九聲。以鳩字牽貫於兔置二章。達仇。二字。則鳩洲。述。鷖。妯。達仇。八字。同

一韻也。初學者依此法牽貫之。則無不識古韻者矣。張學文。著此譜。未成。其子彥惟續成之。遺音年。至其家。見之。尙未刻梓。今不知已刻否。

鄭庠。分古韻爲六部。東。冬。江。陽。庚。青。蒸。爲一部。皆收鼻音也。虞。文。元。寒。刪。先。爲一部。皆收舌抵齶音也。侵。覃。咸。

爲一部。皆收閉唇音也。支。微。齊。佳。灰。爲一部。支韻之末。直往不收。但清音如伊。濁音如怡。微。齊。佳。灰。之末。亦如伊。

怡。故與支。爲一部也。魚。虞。韻之末。亦直往不收。但清音如於烏。濁音如余胡。蕭。肴。豪。尤。之末。亦如烏。胡。當與魚。虞。

爲一部。鄭庠分爲二部。未當也。歌。麻。二韻。亦直往不收。歌之末如阿何。麻之末如譚華。此皆用開口呼之字。諱華二字。合口呼。尙未精審。方

借用當合爲一部。鄭庠以此合於魚虞。非也。段懋堂云。鄭氏說。合於漢。魏。及唐。杜甫。韓愈。所用。而於周。秦。未能合。

六書音禮謂雖於古韻未能合。然若移蕭。肴。豪。尤。與魚。虞。同一部。歌。麻。自爲一部。則於今韻之大界限甚明也。禮

書之。鼻音即字母疑母之出音也。舌抵齶音。即明母之出音也。直往不收者。即影喉曉匣四母之出音也。

國朝諸儒小學。度越千古。其始由於顧亭林。作音學五書。亭林之意。惟欲今人識古音。乃古音明。而古義往往因之而明。此亭林始願不及者也。蓋字形。字音。所以載字義者也。諸儒讀說文。而識字形。讀音學五書。而識字音。其識字義。乃自然之理。此猶生於三代之世。識其文字及語音。自識其所言之意也。吾輩生諸老先生之後。實爲厚幸。讀其書二三年。無不通曉。不須更費心力。但持此以讀經。可以通經矣。即不能通經。而但通小學。亦非俗士矣。

東塾讀書記卷十一終